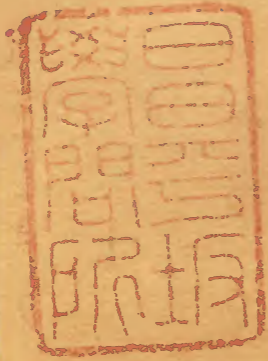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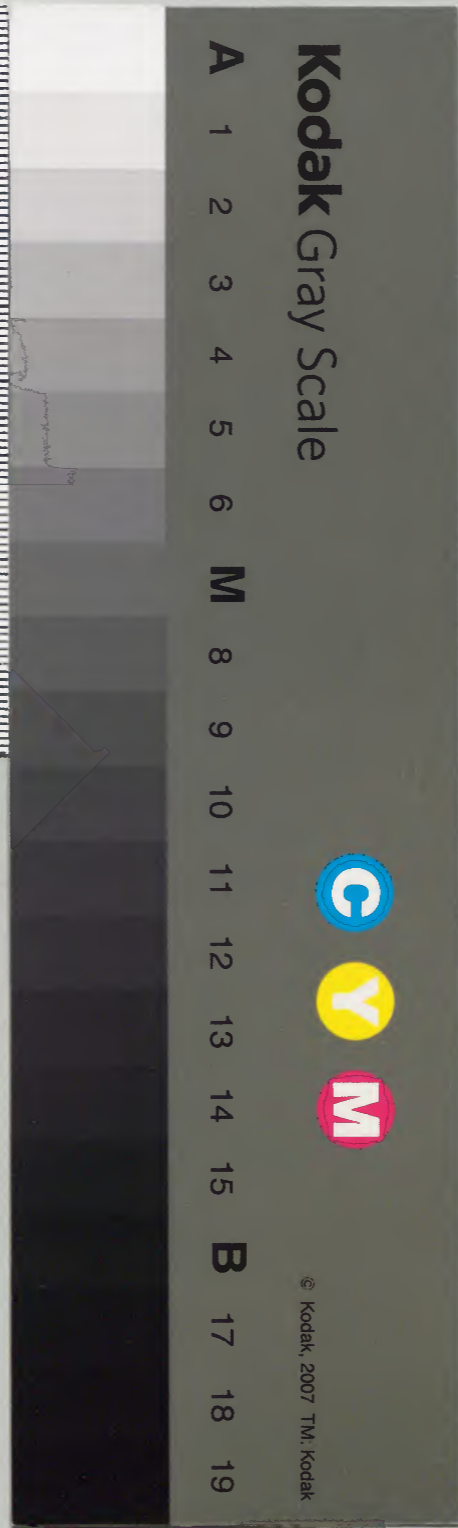
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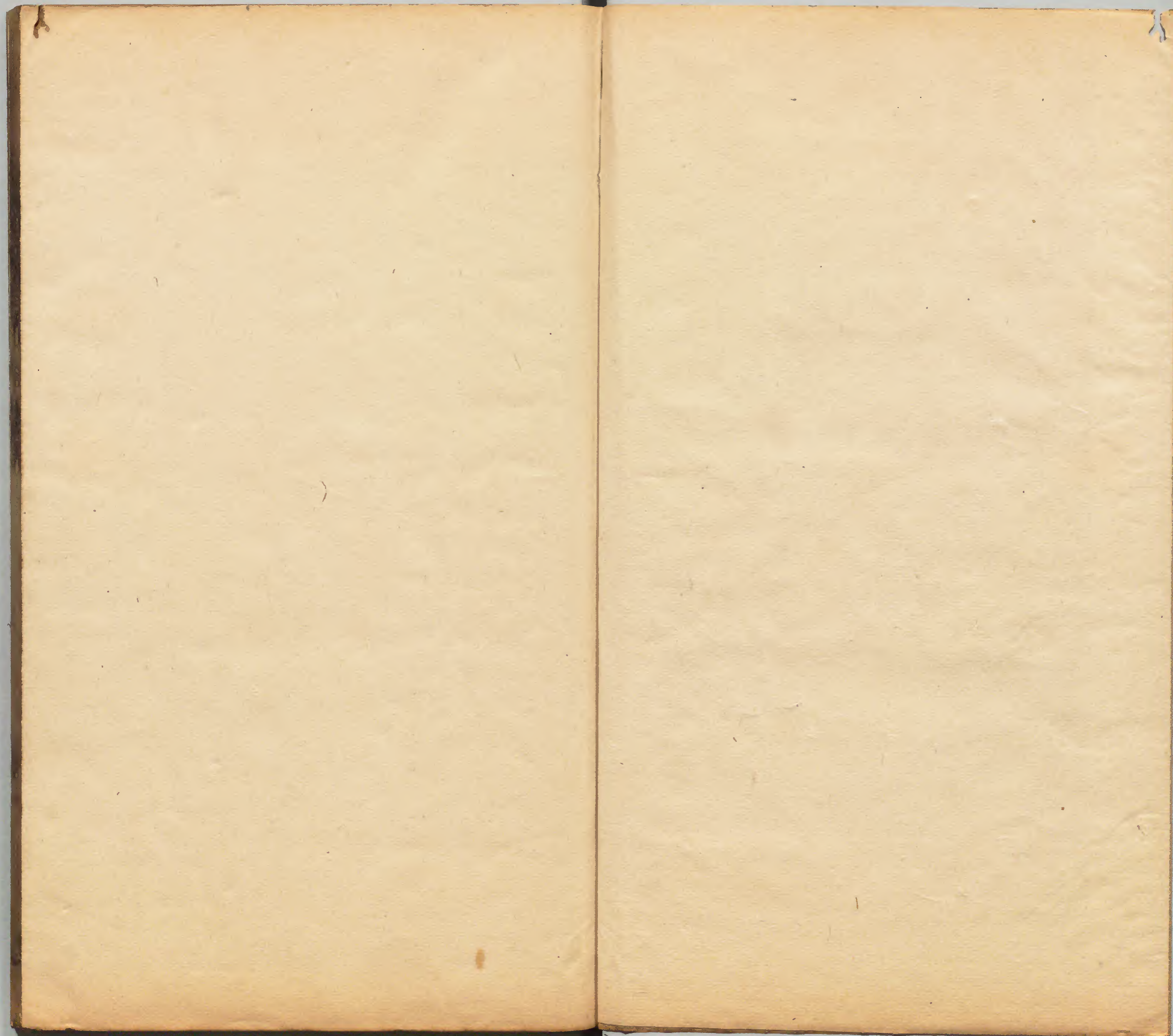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118	1000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290	1000		漢書
118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74)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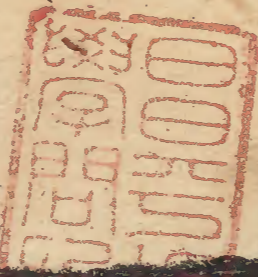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七十五

淺草文庫

奸梁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一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為征虜記室主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約特見親遇後為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十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游焉當世號為得人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七十五

沈約

沈

初蕭衍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
時衍將謀大事約嘗叩其端衍默然而不應他日又
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
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
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
為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
可違人情不可失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
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
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何所思公自至
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此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

亂賊
是一
个爺
娘養
的

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共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
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王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
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以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
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一紙衍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
雲對畧同約旨衍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
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
衍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
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
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
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謂曰生平與休文群居不覺

卷之三十一
七

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行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衍篡位約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天監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諸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衍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十二年卒年七十三蓋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

聚書至二萬卷少孤貧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嘗侍宴有妓婢是齊文惠宮人帝問曰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該悉舊章博物洽聞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

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初上廢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相殺之至是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

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英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遣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曰隱

梁范雲

范雲南鄉舞陰人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為丹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及齊明帝篡位雲深為明帝所知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日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院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甚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

於餘宗室文惠太子長懋文宣王子良皆武帝子也
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徵還初蕭衍與雲俱在竟
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平末衍與光懿卜居東郊之
外雲亦築室相依衍每至雲所其妻嘗聞蹕聲又嘗
與衍同宿顧暲之舍暲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
有王有相雲起白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
事及衍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衍素款慮為
昏主所疑遂求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
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贊
謨謀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

事衍篡位以佐命功封霄城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
帝亦推心仗之二年遷尚書右僕射雲性篤睦好節
尚奇專趨人之急初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
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
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
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
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沐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
如此卽起二年果卒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
宣敕賜謚日文

北齊王晞

王晞幼而孝謹純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
則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
傷困篤不赴晞隨高歡到晉陽補功曹參軍爲常山
公演友齊天寶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帝昏逸演數
諫帝疑演假辭於晞欲加大辟演私謂晞曰博士明
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
於衆中拱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
鉗配甲方居二年演又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
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

每問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遠汝乃釋晞令
往演抱晞曰吾氣息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
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
主安可與計歟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
不惜太后乎言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
為演友演復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演謝去職必
辭晞言於演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干紀
朝廷文武出入必謝宜一切謝絕主上顯顯賴陛下
扶翼王深納焉帛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
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途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

吾當伺便極陳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演曰
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
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
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演獻欵不
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
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演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
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
我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
播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
戚所往畱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邱多無適而去及帝

崩濟南嗣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
 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
 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
 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
 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靈長不演默
 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
 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
 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
 得邪演不答帝臨發敕演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演
 至鄴誅楊燕等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攝

文武選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群小弄
 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
 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自處今日事勢遂關
 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為長史晞為
 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語以晞懦緩恐不允武將之
 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
 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
 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肉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
 事若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時
 人事同無異謀苟執款抱便是違上玄之意聖先帝

之基乾元明年八月演奠位除晞散騎常侍仍領衆
吏部郎中帝使齊帥裴漢主書蔡暉伺察祥下好相
誣在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楊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
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
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恒恨其
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
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
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
多矣克諛少時鮮不敗績且情實疎緩不堪時務人
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
官但思之爛熟爾昭帝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
敗武成本忿其懦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呵叱
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遷大鴻
臚加儀同三司監領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澹寡
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
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
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
同大將軍太子監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
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周鄭譯

鄭譯幼聰敏涉獵群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
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周明帝時詔令
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帝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
劉昉恒侍帝側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
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
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為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
一年為聘齊副使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
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謂
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

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著封開國子後坐褻
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
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了譯歲狎如初因曰殿
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三昵之例復官仍拜
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
將軍內史上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
委以朝政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
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
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楊堅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
素知堅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堅為宣帝所忌情

不自安常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
布心腹少畱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
福豈敢忘也譯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
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
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堅為揚州總管譯
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
正下大夫劉昉謀引堅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
百官皆受堅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
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
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爽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

愕然逸巡欲出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
上大夫明日堅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
大夫事及堅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
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王帛不可
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
作亂堅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
親職務而賊貨狼籍堅因疎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
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
關預頓首求解職堅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堅篡位譯
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
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
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由是除名未幾詔譯參撰律
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
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
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
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丙史李德林立作
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頌戲謂譯曰筆乾答
曰出為方嶽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

周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
 臣子入侍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
 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
 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失瘖
 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楊堅時堅以后父
 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固讓
 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堅
 乃從之譯昉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大夫
 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

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
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
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
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
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索符璽之
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又怒命引
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及堅爲丞相以
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
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无先帝
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

情向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
贊時年未弱冠情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以昉
有定策功拜爲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
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
稱爲黃帝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
高有驕色然性粗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
于時尉遲迥起兵堅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
一堅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
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
堅不許而高顯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

司馬清難相繼反堅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堅深銜之以高頰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堅篡位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閒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表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上柱國

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逮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扼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郃之任欲驗蒲崇之情

士彥得之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矜不色位
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
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
闈多奏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
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
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 交謀委
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望從征討兩軍結
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
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二度事發二由其婦自論
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

朕訓之導之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
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
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衷願宮
掖之災佳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
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
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
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為謀首 諸賁成父意議實難
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姦姪特恕其命臨刑至
朝堂宇文忻見高頰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
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

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取
之以爲鑒戒云

隋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少落拓有大
志不拘小節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
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
傑之表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
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
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爲大
將軍蓋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
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自
勉勿愛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

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箠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樓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為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從韋孝寬狗譙南及楊堅為丞相素深自結納堅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舉兵榮州刺史宇文胄舉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堅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及堅

篡位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大櫓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趨三硤至流頭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一經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衝

卷之三十三
陳書
卷之三十三

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勝今大將軍
劉仁恩趨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
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
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
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蛟亭正
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
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
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
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
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

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
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
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
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逆人工誼前封郢
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
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
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
衡視蘇威亮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其才藝風調
優於高頴素於推誠體國處物平嘗有宰相識度不
如頴遠矣素監營仁壽宮素與夷山堙谷督役

嚴急作者多一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頴前
視奏稱頰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
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病無令天下太平造
一宮何足損費后以覽理論上上乃解開皇十八年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
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
參輦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
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
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
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

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
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
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
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
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
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
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
素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
軍元帥素為長史王舉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
仁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為行軍元帥

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
恐賊越逸今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
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趨後騎掩擊
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時素貴寵日
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
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
羅者以十數第宅華侈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
殷冑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親
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
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

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
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
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
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
疎惑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
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
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
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
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
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

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曠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禁門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已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於并州遣茹天保來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平賊

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出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州三十里諒率其將于世宗趙子問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病薨謚曰景武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

醫人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
將慎每與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子玄感嗣

唐許敬宗

許敬宗杭州人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
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
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
群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
洪州司馬累轉給事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
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
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
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高宗卽
位遷禮部尚書敬宗襲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

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騰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頃拜侍中監修國史進中書令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

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后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旣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

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沅水東流為濟入於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狀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滎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決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各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耀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而耻之德玄聞之不脛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

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
 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
 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
 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
 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
 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勝紀敬宗營
 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
 娖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丞之敬宗怒黜虞
 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
 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為舉哀詔百官哭其訃

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
 士袁思古議敬宗棄于荒徼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
 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
 孝以日食萬錢謚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
 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彥伯
 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
 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
 父後又納婢諧奏流彥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
 人既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
 讐爾彥伯慙而止

唐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謹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為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

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爲福也義府卽代德儉直
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
斗侍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
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
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
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
福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豨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次
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
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

韜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二
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
其惡因言其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因此得進
言詞鄙褻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始
義方將彈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他日忽言曰非
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可以至於終
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
狼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財掩義不容唐帝之
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
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駁王休策蹇勵駑

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
群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
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
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屈節玉露啓
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
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
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
得無愧乎義方對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
于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
雙闕之前實以爲愧未幾進中書令初杜正倫爲書
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
密圖去義府謫晉州刺史明年召爲吏部尚書毋喪
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稍遷右相義
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
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旣謫晉州亟
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於獄貞
觀中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
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
后本望義府亦耻先世不見叙更奏刪正委呂才等
定其書以任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

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摺紳共嗤斬之號曰
勲格義府奏悉取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
七姓子孫迭為婚姻後雖益衰自相夸尚義府為子
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
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
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
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
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
撓法多過失朕為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
群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嘿而

俱起徐曰誰為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
義府警然不謝徐引出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
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
信之衰索殊急居毋喪朔望給告即羸服與元紀出
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
延謂曰吾為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
七十萬及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贓詔司刑太
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
舊州子率府長史洽于牛備身洋及壻少府主簿柳
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

及墻尤凶肆既敗人以為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
劉祥道破銅山大義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乾封元年
大赦獨流人不赦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敗
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上元初赦妻子還洛
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

唐李勣

附孫敬業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林氏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為
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詔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
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
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
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為主以奇計破王世
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
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既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
今若取黎陽示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
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

萬宇文化及蓋北土密使勸守倉周掘塹以自環
化及攻之勸為之自思歸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
歸朝廷其地東屬海陵西直汝北抵魏郡勸統
之未有所屬謂長艾郭一答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
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
縣戶口以答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
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摠管封萊國公賜姓
附宗正屬籍詔勸摠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
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勸請收葬詔從之勸為
密服衰經葬訖乃釋俄為竇建德所陷使復守黎陽

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平建德
克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勸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
輅告捷于廟累遷左監門大將軍貞觀三年為通漠
道行軍摠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
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
之不戰而降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
夜發勸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勸前屯磧口不得度
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勸詔拜行并州大都督
府長史徒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
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勸守

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
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勦為朔方
道行軍摠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
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郡王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
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
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後帝自將
征高麗以勦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破蓋牟遼東白
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勦既忠力
帝謂可託大事常暴疾醫曰用瀕灰可治帝乃自煎
瀕灰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

謝為後畱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在
李密豈負朕哉勦感泣因齧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
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勦無恩以事出之我死
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
立召授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永
元徽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
四年冊遣司空茹太宗時勦已畫像交煙閣至是命
復圖其形自序之又詔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單官日
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
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勦與長孫無忌

于志寧宿遠良計之勳權流希至帝曰皇后無子罪
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頓首不對
帝後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願命之臣皆以爲不可
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
王后廢詔勳志寧五卅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爲封禪
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
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勳爲遼東道行軍大摠
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
縣之詔勳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
太子太師增食邑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七

諡貞武給秘噐陪葬昭陵勳戰勝必推功于下得
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
選將必訾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荅曰薄命
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爲流滄且死謂弟弼
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
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
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
類者急撈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勳
子震震子敬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
英國公爲郿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賊貶柳州司馬會

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
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弟敬猷自整屋令坐
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
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
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
都及至今雍人常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
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
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府庫令叅軍李宗臣釋繫囚役
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叅軍孫處行以徇前蓋屋尉
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
惡復廬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譏衆
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
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
削其祖父官爵毀家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贖
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
曰公旣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
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
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尙在宜先并常
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
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柰何欲守金

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肅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為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温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為矣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為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摠管蘇孝祥率騎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鳥羣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領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携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

史記卷之五十一 三

唐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通左氏春秋
舉明經及第歷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
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
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
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詔輔太子是為中宗改中書
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
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
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政徒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
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及授孔媼子五品官炎固

裴炎傳

卷之六

裴

真

執不從帝怒曰我漢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
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玄洎劉禕之率羽林將
軍程務挺張虔勗對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
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
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濟縣男
后已得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
炎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從至公不容追王
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
屬生人令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
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

元嘉魯王靈以絕宗室望劉禕之帝仁約畏默不
言炎獨固爭后愈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
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
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與后議
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
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管曰炎受顧託身摠大
權聞亂不討乃誅太后遂廢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
送詔獄遣御史大夫審察遣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
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三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
下所知臣明其不反能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

史集卷之七十三
之后曰炎反有端顧與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
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
驛炎被劾或勉具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
不折節籍其家無僮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
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
者恨其媚寇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
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者申州義
陽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嶺州

元燕帖木兒

燕帖木兒欽察氏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特愛
幸之及卽位拜同知宣徽院事泰定二年進僉書樞
密院事泰定帝崩於上都太子阿速吉八卽位年九
歲改元天順丞相剌沙專政宗王脫脫梁王王禪
附之燕帖木兒以泰定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禿
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及泰定帝崩燕帖木兒時總
環衛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其子宜纂
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置將以啓之
由是與公主察吉兒燕窩阿剌帖木兒及腹心之士

史集卷之三十一
議以甲午昧爽率騎士入興聖宮會集百官執中書
平章烏伯都剌伯顏等之兵皆露刃誓衆曰祖宗正
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順者斬衆皆潰散遂捕群
黨下獄而與西安王入生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
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使命往來其中以防漏
泄卽命宣政院進茗刺剌麻乘驛迎文宗于中興密以
意喻河南行省平章伯顏選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
拘百司卽遣兵守諸要害惟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
塔失爲平章速速爲中書左丞趙世延樞密回僉燕
帖木兒通政院使分與庶務貸在京寺觀鈔募死士

買戰馬運京倉粟以餉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
徵發錢帛兵器當時有請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謁選
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旣受命未知所
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皆愕然燕帖木兒率
衛禁中夜則更遷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弟撒
敦子唐其勢時留上都密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丁
酉再遣撒里不花往中興趣大駕早發令塔失詐爲
南使云諸王寬徹普化湖廣河南省臣及河南都萬
戶合軍扈駕旦夕且至民物疑懼命撒敦以兵守居
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復令人詐爲北使稱明宗從

諸王兵整駕南轅以亟中外辛亥撒里至自中興云
乘輿已啓塗詔拜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率百官備
法駕郊迎文宗至京師入居大內上都帝遣梁王王
禪丞相塔失分道討燕帖木兒己未王禪軍次榆林
詔燕帖木兒帥師禦之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
陣薄之北軍大敗戊辰遼東平章禿滿以兵至遷民
鎮斬關以入遣撒敦往拒至薊州東沙流河累戰敗
之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
下之志與諸王大臣伏爾勸進文宗固辭曰大兄在
外方朕敢紊天序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聞之

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文宗乃曰必不得已當明
詔天下以著予退讓之意而後可壬申文宗卽位改
元天歷赦天下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卽日詔將兵
出薊州拒禿滿乙亥次三河而王禪等軍已破居庸
關遂進屯三塚丙子燕帖木兒蓐食倍道而還丁丑
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帖木兒單騎請見
曰陛下出民心必驚凡剪寇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
還官以安黎庶文宗乃還明日丁丑阿速衛指揮使
忽都等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己卯與王禪前
軍遇于榆河北我師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王禪將

史集卷之三十一
阿刺及忽都引兵會戰阿刺執戈入刺燕帖木兒燕
帖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將馳擊
忽都亦中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為奪氣遂却因據紅
橋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于白浮南
命知院也速等分為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
辛巳敵軍復合鏖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
靡燕帖木兒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宿夜二鼓遣
將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互自相擊至旦
始悟人馬死傷無數明日天大霧獲敵卒二人云王
禪等脫身竄山谷矣癸未天清明主禪集散卒成列

出山我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命撒敦潛
統其後部曲入都兒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
敵不悟而亂自相撾擊三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
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賜上尊諭旨曰
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
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
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為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託之
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王禪
單騎亡命也速與撒敦追之就命也速統卒三萬守
居庸關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

槽丙戎遣撒敦爲先驅燕帖木兒以大將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大將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紀餘兵奔竄夜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丁亥秃蒲及諸王也先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帖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黍楷衣以氈衣燃火爲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棗林秃蒲合陽翟王太平等軍來鬪上昔殊死戰至晚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敵野餘

兵奮潰已而撒敦將輕兵要之弗及而還乙未上諸王忽刺台入紫荆關犯良鄉游騎逼南城燕帖木兒卽率諸將兵循北山而西令脫銜繫囊盛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于盧溝河忽刺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見帝大悅賜燕輿聖殿賜太平王黃金印是日撒敦遣報秃蒲軍復入古北口燕帖木兒遂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東路蒙古萬戶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秃蒲走還遼東獲忽刺台等戮之先是齊王月魯東路蒙古元帥不花聞文宗卽位乃起兵趨上都圍之上都屢敗勢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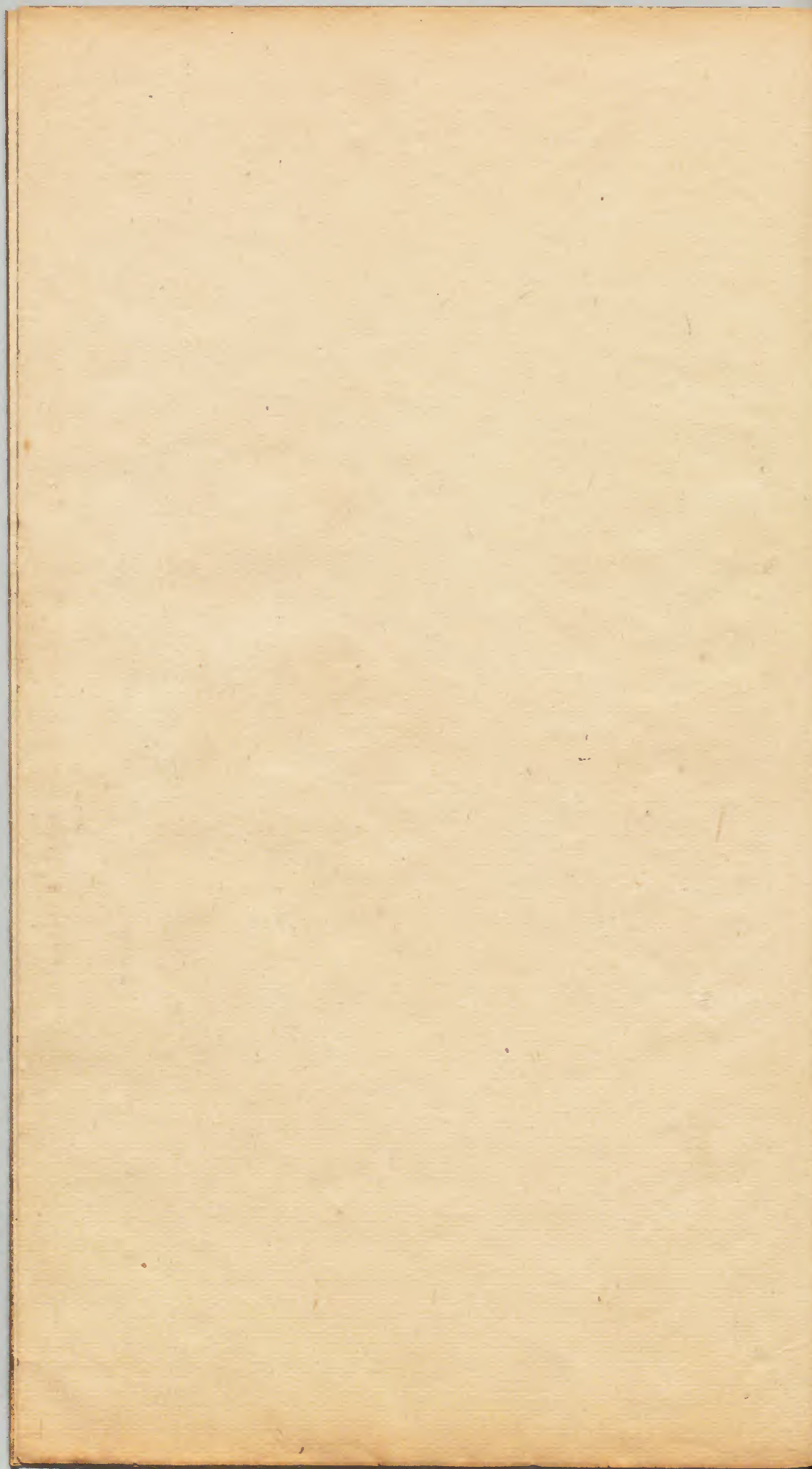
壬寅倒刺沙肉袒奉皇帝寶出請死齊王調兵護送
至京師梁王王禪遁逃王脫脫死之上都帝不知所
終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帝寶下倒刺沙于獄兩
都平王禪尋被執并倒刺沙皆為文宗所殺加燕帖
木兒以答刺罕之號使其子孫襲之置龍翊衛命領
其事先是至治二年以欽察衛士多為千戶所者凡
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析為龍翊衛二年
立都督府以統左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刺魯東路蒙
古元帥府而以燕帖木兒兼統之尋陞為大都督府
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侍御史迎大兄明

于莫北乃詔燕帖木兒護璽贊北上明宗嘉其功
拜太師從明宗南還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
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暴崩燕帖木兒以皇后
命奉皇帝璽寶授文宗疾驅而還晝則率宿衛士以
扈從夜則躬擐甲胃繞帳殿巡護達上都遂與諸王
大臣陳勸復正大位文宗復卽位於上都燕帖木兒
有大勲勞于王室命禮部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於
北郊又下詔命獨為丞相以尊異之畧曰燕帖木兒
勲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月
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照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

師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國
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大都督領龍朔衛親軍都指
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注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
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官大小諸衙門
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六月知樞密院
事闊徹等惡其權勢之重欲謀害之也的以其謀告
燕帖木兒卽率欽察軍掩捕按問皆誅之二年三月
賜鷹坊百人詔養其子塔刺海爲子辛酉以燕帖木
兒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學士院事賜龍慶州
之流孟園池水磴上田又賜平江松江江陰蕙場蕩

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撒敦
答里潛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見火謀援立以危社
稷帝數召答里不至鄭王徹徹禿遂發其謀唐其勢
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伯顏及完者等掩捕
獲之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皆伏誅是火自殺初唐
其勢事敗被擒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
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
曰豈有兄弟爲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后后呼帝曰
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乎乃遷皇后
出宮尋斃之于開平民舍遂傳錄唐其勢家





此書之目録
卷之第一
卷之第二
卷之第三
卷之第四
卷之第五
卷之第六
卷之第七
卷之第八
卷之第九
卷之第十

